信陽子卓録

信陽子卓録卷六

及門諸子較

治人 臣道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未嘗不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收置門牆奬勸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

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於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

能則謹守常法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薛文清曰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況於設施之際

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惜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爵厚祿即有自滿之色

觀臣克艱厥臣及爲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乎

許魯齋曰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獘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爲所累矣

去獘當治其本本末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

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失時宜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斷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姦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獲伸若納賄而縱釋姦頑則良善之寃抑何自而伸哉是不惟不能治姦頑又所以長姦頑也秉三尺者忍爲此態哉

取人當觀大節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用人各取其長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
之才矣
聖賢取人務得中和粹美士如其不然與其得巽耎
闒茸者流寧得峭勁決烈者
為士者當務修其實求士者必兼取其才如此則小
大之才各以時成兩不相嫌而交致其用天下之
治庶乎其有賴矣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眾之道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
惟謹於自修愈謙愈下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

又何較焉

心誠色温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獨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敢有一毫傲忽之心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内外一於恭敬則動静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人自愛而畏

待左右當嚴而惠

僮僕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

弗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得成相業宰相進賢退不肖文理密察自有大權妙用而精神畢竟不露乃謂之包荒與蘇味道之模稜異矣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精明外渾厚此大人之局量

古之人制事不成大都由幾露於不密事敗於輕舉禍成於少斷變激於大苛智緩於先著患生於所

忽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前使主超然立於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於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德

行事以厲主心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飯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犯顔面言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榮於私家不務公事懷智藏能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所爲皆曰可隱求主好即進

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隱其惡所欲退則顯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以成文章內離骨肉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伺候可推因而附會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

屏六邪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

臣之術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

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

也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

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

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

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

其宜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

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古言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爲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逸欲均飢飽欲時起居欲愼寒暑欲調養其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飢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慆淫卹其疾苦法令必審身範必端祭祀必誠禜雩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氣召和氣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

豪傑才氣英爽而貴持身戰兢宅心沈密忌輕俠之

風老成意度寛和而尚砥節精堅遇事果毅惡巽軟之態馬伏波慷慨忠烈裹革捐軀爲世英雄乃其訓敕子弟拳拳以輕俠爲戒孔光張禹謹畏老成稱國家黄髮而柔滑諂媚風節蔑如君子奚取焉

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惟虛明之人辨焉當渾含者而不渾含是爲苛察當分明而不分明是爲模稜當調停而不調停是爲過激當果決而不果決是爲無斷當簡靜而不簡靜是爲生事當振刷而不振刷是爲頹廢當柔和而不柔和

恐傷暴戾當剛嚴而不剛嚴易涉巽耎當圓轉而不圓轉未免執拗當執持而不執持必至詭隨器不深沈則病於佻淺中不開朗則苦其艱深不廣大則物不蒙福不公廉則人希私門學不知古則無以法先王所創立疎陋而不典才不通方則無以達時務所擘畫膠固而難行秉精誠存莊敬體好生布元氣是大臣著龜也

所貴大豪傑者爲其遭時勢之窮際極難之會而能調停斡旋終濟大事若時易勢順一中人能辦之何必豪傑也當堯時萬水洚洞四海昏墊禹內秉

精誠外竭胼胝卒也百川就理萬國乂寧周衰列國強横齊桓中主管仲相之尊周攘夷冠帶之國聽約束恐後遂以其主為五霸首勾踐會稽新敗棲身無所范蠡佐之養晦韜光茹苦忍辱卒沼吳而霸越漢高欲易太子大臣強諍不得張良招置四皓不動聲色儲位晏然後主庸材西蜀僻壤孔明内理國政外摧強敵保境息民開疆拓土若天不奪公則大業可就東晉削弱苻堅入寇謝安從容運籌談笑命將以八千卒破百萬衆俾晉室危而復安武后革命淫暴凶虐徐有功從慘酷流矜

恕全活群生狄仁傑以密謀授五龍再造唐室上安宗社下保身家李泌於玄肅父子猜忌時善爲調停國家乂安身名無恙宋英宗與太后失歡兩宮猜忌韓琦從中調和天下安於泰山世豈有難處之事哉夫殉大事以忠料大事以智任大事以膽三者缺一難矣武侯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裴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是殉國之忠也子房之料立六國後趙普之料各鎮寇準之料渡河王旦之料趙德明范仲淹之料好水軍是策事之智也秦軍百萬壓境謝傅圍棊賭墅韓魏公曰事不

成不過族耳是任事之膽也三者備而天下尚復有難事哉夫任事非鹵莽之謂也慎事非恇怯之謂也今人不以鹵莽為任事則以恇怯為慎事失之遠矣

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珠惟知射利不惜性命墨吏惟知好賄而不愛身命其為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知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不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

平野魚鼈遊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

盛則必衰滿則必溢此一定之數也天地尚有消息

日月尚有虧盈而況人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

來者進亢龍有悔大易戒其沈迷明哲保身詩人

開其覺悟子房所以辟穀范蠡所以五湖也有道

君子固其宜爾若夫貪戀事權流連富貴鐘鳴漏

盡夜行不休惑亦甚矣

薛文清曰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此爲處事要法

又曰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輿中讀易否卦包承解曰眞爲小人者猶易防貌爲

承順者最可畏故小人而承順乎君子君子則能涵容之不隨不激是否塞之世而能亨通者此大人之妙用也苟樂其承順則爲其所中而天下之事始不可爲矣愚謂惑於包承若呂惠卿之於王安石是也不能涵容若寇準之於丁謂是也故不激不隨是處小人第一法

呂居仁曰當官之法惟有清愼勤三字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借使設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

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曰與其巧精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旨哉言乎

吳起曰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又曰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蓋藹然儒者之言烏得以人而廢之

張居正申飭學政疏云積習日久振蠱爲艱泠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衆口因循頽靡者上未必即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拄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噫今之從

政者其弊在此將何以救之哉

張居正曰人臣既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此言深識臣道

徐有功曰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廚者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又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人主之大德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此求賢之一術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乃爲求賢之極則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烏能辨鄉人善與不善耶君子指佞人爲小人佞人亦目君子爲僞學邪正之分公私之辨非大知不能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辭色也

歐陽永叔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郡以寬簡不擾爲急所

至民便旣去民思或問公爲政寛簡而事不廢弛何也公曰以縱爲寛以略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寛不爲苛急耳所謂簡不爲繁碎耳墓誌云公爲政以鎭靜爲本明不及察寛不及縱吏民安之正爲此也

張乖崖曰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此以公舉人之法也若以黨舉勢衰則賣已若以賄舉利盡則叛已古今覆轍可爲炯戒

王曽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乗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歎曰眞宰相也薦賢原以爲國若令人知市恩植黨所不免矣沂公非不拔賢也不欲人知也

司馬君實曰才與德異而世莫之辨此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爲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茍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則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遂奸勇足決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顛覆者多矣溫公歷觀古今君子小人之成敗故言之精切如此

錢一本曰無信庸目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云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衆人共做

唐崔元暐母盧氏有賢操嘗戒暐曰吾聞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此

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
必出於祿廩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令爲吏
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暐所守以
清白名噫盧洵賢哉而暐亦肖子矣

董子曰地出雲爲雨吐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也地
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爲人臣而善居功者
可以悟矣

唐太宗曰君貪喪國臣貪亡身又曰鳥棲於林猶恐
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淵猶恐其不深復穴
於窟下然而爲人所獲者貪餌故也人臣受任居

高位食厚祿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災害若貪利
害身與魚鳥何異哉
又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
任用必以德行學識為本人臣若無學術不能識
前言往行豈堪大任
諸葛武侯云我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
劉伯溫云有相才相器相臣持心如水義理為權衡
而已不與焉者也與孔明我心如稱同意
呂希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雖衽席之
上未嘗戲笑此道行於妻子之效也

邵子曰傅欽之(諱堯俞)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此為難爾全此三德君子保身之哲也

黄山谷謂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朱子曰灑落者只形容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氣象耶程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早於無私吝處覸之矣

邵堯夫德器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其功大矣人不可無此氣度

富韓公弼常患氣痞邵堯夫戲之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此見道之言也故其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又曰願同巢許稱臣日甘作唐虞比屋時具此襟懷物來順應達則不動聲色措天下磐石之安窮則安貧樂道康濟自己之身若吾留侯其庶幾乎

程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其量則不念舊惡清矣而復念人之舊惡鮮有不怨者

明嘉靖間徐階爲政書三語懸直廬曰以威福還主

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又曰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

宋王旦在兩府三十年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

王旦歸餐必召諸子使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

唐德宗謂李泌曰朕言當卿嘗有喜色朕言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

唐宰相朱敬則貶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
止一馬子曹徒步以歸此先正典型風世勵俗爲
朝廷培國本爲一家養元氣視今之宦歸者盈載
席捲子弟鮮衣怒馬其賢不肖爲何如也
唐蕭嵩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
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
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固請見
許嵩退修葺園區優游自怡二子就養年踰八十
士論榮之唐世宰相如長孫無忌之親臣褚遂良
之顧命魏徵之勲舊不免貶謫視蕭嵩之勇退其

明哲爲何如也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時考功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皆文彩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敝風俗其後二人卒不能自立噫其得取士先器識之義乎

陳瓘曰辟穀非直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業地無愧是神仙世之貪財害民蠧國罔上得不義之錢以佞佛作醮可以悟矣

宋尹洙與孫甫好辨論對榻語幾月未嘗一言及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於死而師魯未嘗一言

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
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乎
此得孟子待王驩意

范仲淹爲推官比去無歸貲止一馬鬻之徒步歸自
其少賤時能立節如此矣

鴻苞曰大臣之道剛不欲褊急柔不欲脂韋以無慾
爲主以有容爲大

凡人罹讒而去放意林泉陶情麴蘖往往抑鬱不平
而劉莘老方竄逐中惟謂當途者能顧人國事絶
不言人之排擠而已之困躓初無異守官之初

或問古人有體有用今人用多而體少余曰全體必有大用戰國之孟子南宋之朱子俱有作用惜乎當世之不能用也

或問文中子何如余曰論人當觀其世六朝喪亂之後上無禮下無學文中子以英少之年挺然以聖賢之學爲己任道行河汾一時興唐之佐皆出其門眞豪傑之士也

人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搶地思慕懇切此爲人子所當爲也迂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割

股不已至於割肝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
人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而割肝臥氷
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

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涕對曰
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
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隷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
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
今臣將兵三十萬其勢足以叛然自知必死而守
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每讀二人書
未嘗不愴然流涕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琯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此喻君臣朋友相知不盡者也私自憐三字極有意人君之聘臣宰相之進賢相知必深相信必素而後可出歷觀古今炯戒多矣有相知相信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傅說是也有相知相信未深確乎不拔者嚴子陵蘇雲卿也孔明感三顧而出先主終違草廬之言守小信不取荊州狼狽當陽欲奔蒼梧非孔明求救孫將軍是亦劉表而已後人好議論者猶云只合終身作臥龍下此如苻堅之王猛唐氏之魏徵不思其

身後之言伐晉伐高麗以致敗亡余謂二君驕忿甚矣王猛魏徵縱不死亦不能阻其行也又下此則范增韓生而已是女子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也

張詠知益州買婢侍巾櫛四年內召去呼其父還之猶處子也可以為難矣白樂天詩云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

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妻子不之官舍（後漢何平）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左雄）剖符之重推衣補葛（晉鄧攸）南陽太守繳布囊身（羊續）萊蕪縣令凝塵生甑（范丹）一硯不藏篋

宋包拯一鮓不遺親晉陶侃

王十朋登宋紹興進士第一歷饒夔湖泉四郡守至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朱子稱其光明正大踈暢磊落爲有宋直臣惜不究其用公好詩吟詠甚富早梅詩曰羣芳避路放梅開奔走遊人滿砌苔半樹溪邊衝雪破一枝頭上帶春回月移瘦影供吟興風荐幽香襲滿杯剛被西湖都道盡至今詩客句難裁

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江淮旱穀湧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

任之既而商以米坌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平

唐元德秀字紫芝令魯山所得俸悉以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山水定居焉不牆垣扃鑰歲饑或日不爨彈琴讀書而已房琯每見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

東海殺孝婦三年不雨冤氣干天和也當吏捕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論死嗚呼鍛鍊之下何求不得即自服且恐有誣況以捘此二字殺人乎語云刑官不可爲眞不可爲也

唐李景讓浙江觀察使母鄭氏治家嚴身訓勑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乎亟使閉坎

浙江武舉陳勇等謁余余謂之曰孫吳之書先詐力而後仁義非得已也蓋兵詭道也不得不以奇勝然殺以止殺非仁義不可以守天下爾等存心行事必以仁義為本詐力不可尚也世人重文輕武以文士讀書明理武人不然是以輕之自重之道在忠孝廉節諸葛武侯關壯穆皆可師也

信陽子卓録卷六

信陽子卓録卷七

及門諸子較

閑道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愼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湛然在内有事時隨感而應動靜表裏本末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是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佛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釋氏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復能向上尋帝降之妙庶乎其可矣顧自以爲無上妙道乃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

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善爲遁辭以爲佛氏不舍一法夫旣舉五倫而盡棄之尚何法之不舍耶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說齋醮起於梁武帝道君之事可驗矣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福可求道君得之矣

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

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不能久享其樂是以好之假使其術信可長生何故四海古今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耶

朱子曰天堂若有則君子登之地獄若有則小人入之至其所以然之故則隱而未發也

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夫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隱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冥福

之辭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姧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人主如新垣平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方術貴幸震動海内其後術窮詐得誅夷伏辠善夫揚雄之説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黄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説長生之虚誕明矣後人甘心而不悟哀哉

程子曰神仙煉形養氣以延年如一爐火置之風地則速熄置之密室則遲熄老子曰無勞爾形無揺爾精邵康節四不出謂大風大寒大雨大暑也昔

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席不暇煖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故神仙之事儒者所不道非不能道以其不能至也

信陽子卓録卷七

信陽子卓録卷八

及門諸子較

博物

軒轅問於廣成子曰敢問干支之義何如曰太歲在甲曰閼逢閼擁遏也逢萌也東方木氣萌動擁遏未伸故曰閼逢乙曰旃蒙旃蒙柔弱之貌草木寃曲而出其形旃蒙然未能剛也丙曰柔兆柔兆胚胎也南方火氣始胎故曰柔兆丁曰彊圉彊壯也圉物之盛大不可以圉也戊曰著雍著猶言土著

也雍豐茂也戊爲戌之母著著而豐茂陽之體也

己曰屠維屠宰制也四方曰維即東方木南方火

西方金北方水已在中宮以宰制四維也庚曰尚

章尚高章顯也萬物皆成於秋庚承象土之功高

顯而章著故曰尚章辛曰重光金從革辛爲頑金

須鍊而後成又辛有新義故曰重光壬曰玄默北

方水氣之色壬爲陽水外視之默默然所謂玄默

也癸曰昭陽水内明外暗癸爲陰水屬内故曰昭

陽此十干之義也又太歲在子曰困敦即混沌也

天開於子一陽始生困困敦敦然未可量也丑曰

赤奮若赤赫也奮發動之意言陽氣赫然而發動
也寅曰攝提格攝提從手皆引達之意格至也陽
氣引達而上萬物皆至於生猶曰振德提撕之云
爾卯曰單閼卯象開門之形閼即闕逢之闕卯爲
木子故曰單閼辰曰執徐物各有所執徐徐然振
美也巳曰大荒落荒亦大也落成也陽氣畢達萬
物落成至大至荒不可勝窮也午曰敦牂即困敦
之敦牂爾雅音臧一陽始萌敦然藏伏於下言未
盛也未曰協洽協洽者浹洽也陽氣合於陰而將
變也申曰涒灘涒窘也灘難去聲也陰氣盛陽氣爲

所窘難也酉曰作噩作起也噩嚴肅之貌言陰氣起而嚴肅也戌曰閹茂戌畢也閹掩也言歳功既畢斂華就實也亥曰大淵重泉也亥爲陰水獻顯也微陽起接盛陰顯於重淵之下也又曰亥閡也見閡則顯其尤異也此十二支之義也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所講也雖然嘗聞之矣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值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㺄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猨

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獸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日月五星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旋相爲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宮商角徵羽旋相爲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子娶乙丑而生壬申壬申娶癸酉而生

庚辰庚辰娶辛巳而無所生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進退之候離爲日坎爲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爲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陽消長爲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變坤爲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爲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爲乾昏時月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魄變乾

爲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巽二十三日下弦變巽爲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爲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沒乙癸而乙癸向坤也所謂納甲者此也

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在立春立夏閉在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八節其禮並同

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故次兖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兖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

功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鄭玄曰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按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鄣道元注水經鋭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處馬端臨輿地考云孔鄭通儒亦莫知其處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

詳焉今按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焉瀘水即黑水也長寧周文安公曰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其原委既詳足補禹貢之注矣濞水今在大理之西百里土俗訛作様備唐書姚嶲道討擊使唐九徵率兵擊吐蕃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築城城之九徵毀絙夷城破之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即此水也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官渡馬端臨生宋季土宇分裂紙上之言難以考據今三危黑水祠漾濞皆

在中國成都楊慎寓雲南目擊耳聞得其眞書以諗四方之好古者

歐陽永叔曰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弗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宋江州刺史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侍郎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以揚子江南冷水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爲第三丹陽觀音山寺井爲第四揚州大明井爲第五而松江第

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相反而李季卿所說二十水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廬山康王谷水惠山石泉蘄州蘭溪石下水扇子峽蝦蟇口水虎丘井水廬山招賢寺方橋潭水揚子江南零水洪州西山瀑布桐柏淮源廬州龍池山頂水丹陽寺井揚州大明寺井漢江中泠水玉虛洞香溪水武關西谷水松江水天台千丈瀑布郴州圓泉嚴灘水雪水○如蝦蟇口水西山天台瀑布皆羽戒人勿食食而生疾其餘山水江水井水品第與茶經相反

取虎跑泉烹岕茶甘香可愛明窗淨几之下焚香讀書晤對良友可以共飲否則為李于鱗投畀輿夫也按地志兩山之夾為岕諸岕中羅岕為佳朱升曰茗之帶草氣者茗之氣質之性也茗之帶花香

者茗之天理之性也治之者貴除其草氣發其花香法在抑揚之間而已乃作詩曰一抑重教復一揚能從草質發花香神奇共詫天工巧易簡無令物性傷

丘濬天妃碑云天妃宮江淮濱海間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為靈素三女）太虛之中天為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為天二小為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其祀特重司馬溫公謂水陰類其神當為女子宋宣和中遣

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洪武二十七年詔徵儒臣定蔡氏書傳書成賜名書傳會選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祥道曰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蟻行遲故日月為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陳氏櫟張氏皆不易之論

孔穎達曰心志既定擧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

故云委蛇陸佃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詩曰委蛇蓋取諸此張敬夫云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

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左傳叔孫豹如晉晉悼公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又儀禮於燕禮鄉飲酒禮皆歌鹿鳴四牡皇華注謂歌鹿鳴取嘉賓示善道又樂其明昭之德可則傚也四牡取其勤勞王事忠孝之至以勞賓皇華取其自以不及欲諮謀賢哲以自光明謂之升歌三終大射禮亦歌鹿鳴三終大戴

記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劉公瑾曰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朱傳因之以爲此燕饗賓客之詩郝敬曰此詩初本燕羣臣嘉賓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爲鄉射燕禮之樂歌也又按樂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蓋以居

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於本鳥名古人鳥字陸佃云鳥又爲歎聲鳥見異則噪故以爲烏呼歎所異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人之死各返其本魂陽也故升而在上魄陰也故降而在下况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歿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孔顥達曰文王升則以道接事於天下則以德接治於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愚按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即其

義也

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此二章一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

王嶽生曰夏時冠周月曾質疑於顧廷麟不能决後閱陽明集却是時月俱改余曰以夏時冠周月是謂悖周聖人豈敢時月俱改則以冬爲春以秋爲冬矣本經何以書六月雨冬無氷耶若六月應雨冬宜氷則時月却未嘗改善哉楊用修之言曰周建子爲歲首以是月爲元旦行朝覲會同之禮冝

農時仍依春夏秋冬之序此通論也至豳風之詩時月俱合夏時乃周公述太王時事宋儒不察或執七月之什或執十月之交之篇或泥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紛紛聚訟奚益哉

項喬云魯隱公即位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魯史不書平王之年而隱公之年是書則僭矣孔子魯人也義所當諱然君臣之義終不可廢故於正月之上加一王字曰王周正月也則尊王之義自明矣此與告顏子行夏之時特爲萬世立法者不同况曰行夏之時亦可見當時行周之時矣謂夏時

冠周月何其固哉

詩即史也詩亡然後春秋作

尚書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會選以蔡傳爲非引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厥居以下爲人事註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張居正曰上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而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形賦性類聚群分者悉隱然默有以安定之然天雖有意於定民而不能自爲若輔相上帝奉天命以行事使民生日用悉合於所當居之理常定而

不亂者則王者之事也此與會選之說合則蔡傳非矣又會選謂蔡傳失者六十六條容攷正

董仲舒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王充曰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致龍奚益哉

天子祭天陛自午陛祭社陛自子陛蓋社主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群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向東西立以避馳道其義不同

凡祭享之禮戴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己帑神明歆

之如庶人陌錢瓣香皆可格神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民生脂膏以此尊醪俎饌邀求福禄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自朱子作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之後勉齋黃氏（諱榦字直卿）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録附於朱子章句下則始自西山真氏（諱德秀字希元）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録後有覺軒蔡氏（模字仲覺）四書集疏趙氏（順孫號格菴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定宇陳氏（櫟字壽翁）作四書發

明雲峰胡氏（炳文字仲虎）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道川倪氏（士毅字仲弘）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有汪克寬序元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宮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時所纂大全特小有增刪詳簡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寛胡傳纂疏（字德輔）（居十年為此書）但改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

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時儒臣奉旨纂修須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鈔襲成書欺朝廷誑士子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士人盡棄宋元以來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難乎其為力矣

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

文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籀文亦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文簡略赴急疾之用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繫獄益小篆方圓爲隸書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章草漢黄門令史史遊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遊作急就章解散篆體麤書之行書者後漢

潁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愔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蔡邕云秦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是也

歐陽修曰飛白書點畫如禽獸狀而點最難工

唐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黃炎之裔則上古無百姓乎若為朕言之張說曰古未有姓若夸狄然

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子始爲賜族久乃爲姓戰國時族姓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氏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由此推之楊用修解書以平章百姓爲百官非無據矣

郊祀志曰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曰中霤

進業曰登（進農功諸事業）餘三年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

登曰泰平餘九年食

王莽作金銀錢布之品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顏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西漢以丞相總領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禪漢改秘書為中書有監有令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

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省主出命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為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先使兩省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

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掌武事謂之

二府

秦不師古太尉掌五兵丞相總百官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因之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上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遷為之遂罷尚書為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復置三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為僕射通掌圖書章奏其任

尤輕至後漢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庶務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晉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為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為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殺益

忝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之濫無此爲甚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故通謂之侍郎東方朔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東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

尚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秦有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
初入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
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
員之外復置郎也漢光祿勲有南北廬主事後魏
諸曹各量事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
史
唐制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後以太宗曾為尚書令臣
下避不敢居乃以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
書令號為宰相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

疾小瘳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始此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始此後爲宰相者必加此銜宰相事無不統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故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宋制兩府中書有叅知政事樞密有同知副使簽書而出領方州入爲公輔與唐制畧同明革丞相以翰林入閣辦事號大學士秩五品兼尚書則二品寖沿至今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矣大學上六尚書爲京秩崇班侍郎卿貳即出爲督撫轉

運使叅政副使則名監司翰林給事御史授此者號外轉在内者不知民情土俗一行作外吏則聽轉移於民在外者不習國典朝常游歷清班尸位取容而已内外互用乃見眞才大哉王言安得旦暮遇之

唐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説等爲之掌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勑開元廿六年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專掌内命克其職無定員内宴居宰相下選用益重而禮遇益隆宋制畧同太祖曰學士之職

清要貴重朕每恨不得爲之其榮可知明選進士
文品拔萃者爲之號庶吉士教習有成授史官游
歷公輔非由翰林者不得大拜没不謚文較唐宋
更重矣

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唐因之試時務策五道帖一
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爲乙
第後取以詞章較衆科之目爲尤貴宋試論策明
試八股而得人爲盛

唐高祖初入長安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州縣皆有
數太宗益崇儒術增廣生員今之廩增所由昉也

唐設國子監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文武七品子孫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統於祭酒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限年考其成今皆納粟蔭生官生藉徑倖進竟不知國學之設謂何矣宋明拔監行積分法學成授官猶唐俊異之遺若今徒有其名耳館學舉其成者送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試於考功員外郎後以禮部侍郎主之有明經秀才童子諸科之目明經試經義秀才試方

略策童子十歲以下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子出身今之舉人即唐鄉貢也自書履歷曰貢士人稱曰孝廉倣古舉孝徵廉之意也稱廩貢廩生曰明經則無謂矣稱生員曰秀才亦以古有是名耳然其科則異

武舉起於唐武后長安二年其制有馬步射馬槍翹關負重之選然顯者僅郭子儀耳

明宣宗吏部箴周官六卿其長太宰統治百寮以熙功載致治之本實資用賢甄拔簡任爾持衡銓爾惟敬之務公戒私善爾勿蔽才爾勿遺必黜憸邪

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興度德定位乃稱任
使小知大受官罔不阤精爾識鑒勵爾正直相予
於治夙夜無斁

戶部箴君國之道予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
古地官實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
傜役有常民之所供舊典式張庶幾夙夜恪謹乃
服上下畢充何有卒殫惟仁之溥而義之盡苛征
暴括邦以不振爾惟鑒茲毋縱掊克予惟爾任爾
其懋哉尚友古人執德不回

禮部箴法天出治莫大於禮稽古伯夷為虞秩宗所

典三禮宗伯攸同政本之地實宣教化品節制度
式昭禮樂咨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以交神
明安上治民爰及四裔祇循舊章亦義之比治國
去禮猶耕無耜咸篤敬之以懋政事
兵部箴部以兵名實古司馬誥是戎兵以固華夏書
有明訓儆戒無虞茲用敉寧其可弗圖怠則隳政
貪則亂法毋爲泄泄毋爲沓沓思古良臣鞠躬盡
瘁是用作箴以勵有位
刑部箴聖人制刑輔治弼教掌邦之禁惟仁是蹈惟
訟乃明惟明乃燭惟敬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

何昔之德移情就律何今之刻如鑑如衡刑乃弗忒天不可違民不可罔斷不可續應則如響往體予仁欽哉勿渝庶幾祥刑有永令譽

工部箴虞舜之世垂若百工曁於成周乃設司空漢置水衡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凡諸繕作儀品有秩辨其楛良去華就實凡厥有位宜慎其官順理而治勿苛以殘為所當為毋耗於財逸所當逸毋殫其力必祗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宜惟爾之功

都察院箴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

糾違繩愆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敷達民隱舉察官邪必究大體毋苛毋頗毋以賄遷毋以勢懾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姱娜絨默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修諸已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通政司箴出納政令后龍是職周仲山甫亦謹朝夕崇卑一氣流貫無間有遏弗流體乃為患爾職於斯必敬必忠命必下究情必上通讒說殄行師用震驚爾謹爾明予治乃成維樞維機維喉維舌爾飭無怠庶儆在列

大理寺箴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鑑空衡平易簡明愼書戒欽恤祗率勿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友惟貨惟來終迷不復乃禍之階粵昔蘇公悠悠我思爾儀爾規服此戒辭

王十朋云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中之一事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祫是禘總名祫一事亦猶薦生薦熟則謂之薦祼酒求神則謂之祼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

者皆謂之祭名也

佛朗機銃子遇板木四五重亦打透惟張曳水被綿布網子稻草一打即墮落柔能勝剛故也

蘇武於北海聞上崩南嚮號哭嘔血由此觀之哀傷之至有失血之理子向者南陵之戚得無同乎

蘇武在匈奴時取虜婦生一子後致金帛贖之拜為郎噫一舉而三善備焉奉命不辱忠也延一綫以承宗祧孝也十九年中坐消歲月惟虜婦是共知也

唐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

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始備籩豆干戚增
置生員
攷孔子生卒取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其歲主史記庚
戌月主穀梁氏十月為確則孔子之生在襄公二
十二年十月以夏時推之是月建酉甲戌朔自甲
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羅泌以為八月二十七
日是也穀梁氏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
二十一年誤書為襄乎蓋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周
靈王二十一年也其卒主左氏哀公十六年壬戌
四月乙丑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

七十三歲與史記家語之說合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葬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非古也壽陵其因山為體毋封樹毋立寢殿園邑夫葬藏也欲人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吾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毋藏金銀毋施珠玉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并骸盡之是焚如之刑也死而重死豈不痛哉

萬石君傳取親裙廁牏浣洒親裙近身小汗衫也廁牏廁中受糞版也皆取而浣洗也

辟倪音睥睨眼空無人也

跅跐跅落無檢局也跐放廢不遵禮法也

磬折曲躬也脂韋突梯滑稽哫訾慄斯喔咿儒兒絜

楹俱輭媚貌出離騷

身毒音捐竺西域國名

東園匠主作皇陵內器物者漢魏六朝間給大臣勳

貴之故者東園秘器此也

珠襦玉匣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縷

要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殮葬之衣

也漢書曰霍光薨賜璧珠璣玉衣近日遂寧老官

廟河徙崩出古冢土人於棺内得金絲遂匿誌石余過其處見石甕横江干云是萬年燈父老爲余言有金爪香爐等物疑是漢唐時人漢書霍光廢昌邑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詔可其奏晉灼曰珠襦貫珠爲襦若今革襦也觀此則係御物非詔賜不敢用諺曰黄金入土千年必出楊王孫曰厚葬無益於死者今日入而明日發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信矣

漢射聲校尉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射之因以名戊巳校尉戊巳土也土寄旺四季位在中央今所置

校尉處西戎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

通籍謂人臣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勸駕有賢者應貢京師其人或引高不就郡守身自往勸勉駕車而遣之

計偕漢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王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所徵之人與計吏偕來京師也計吏入覲就考之吏也

伊蒲蒲飯也伊吾誦書聲顏行鴈行也頡頏兩羽相並飛也掉楔樹門扁也詿誤詿議而錯誤非其罪也欸乃音襖藹櫂船歌也

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縫掖者不嫻韜略被介冑者不通經術兼之者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亮羊祜杜預李靖諸人有文有武難槩一律然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

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戰國策顔斶曰清淨貞固以自虞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又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

也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晏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揚雄傳又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譽豫同游其下也

韓信乞食於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此言所以教信者深矣惜信不悟厥後身殞家亡由責報之心重耳若子房授書圯上豁然大悟功成身隱方不負老人教矣五日讀漢書秉燭書此膚自鏡也越日見王禕評曰信挾功而望人之報故假王則請

與地則會奉朝請則鞅鞅使信知天下苦秦之虐
項之暴而爲之驅之猶漂母哀我飢而飯之也則
何至望報於人而自貽伊戚耶與愚見合因並録
之
余謂韓信在高帝時不反在呂后時未有不反高帝
力疾征陳豨雖心度其不久故殺韓信以爲異日
王諸呂地非爲安劉也高帝欲殺樊噲呂雉殺韓
信兩人各有心事
孫明復居魯石守道北面師事之講問不怠明復行
則從升降拜起則執杖履以從於是學者知有師

弟之禮

楊慎曰刺史太守不同漢制自三輔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等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寛仁有豈弟之德太守之職也如今按察司與知府相似混呼為一非矣又別駕只可稱同知宋立通判以監知州稱為監州可也

讀賈子偁敬由編知立生祠始於漢卓茂畫像始於吳陸雲頌德碑始於唐賈敦頤敦實兄弟有德於洛為立棠棣碑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歷州刺史廉

潔入朝車一乘盡室行羸馬繩羈道路人不知其
刺史也
閬口譜耿恭屯疏勒拜井出泉憶余出使倭羅斯三
軍暑日乏水余籲天而雨降書曰至誠感神理足
信也

信陽子卓録卷八

跋

乾坤闔闢二氣氤氳陽輕清而上浮陰重濁而下降人與萬物遂生養變化於其間顧陽以長養發育爲道故於天地爲暄和爲光霽於人爲剛正爲丈夫於物爲麟鳳爲松柏陰以斂藏消鑠爲道故於天地爲晦冥爲霾霧於人爲姦邪爲女子於物爲蛇蚓爲荊棘自非聖賢豪傑伸此而屈彼則人欲横流天理澌滅幾何其不綱淪而法斁乎五經四子之經涑水紫陽之史所爲大書特書揭日月而亘山岳者此物此志也然非知明守定則茫茫海若波掀濤激其爲中

流砥柱難矣是故顏曰卓立孟曰不動心周曰主靜
程曰主敬主宰定而泛應曲當立命安身之道殊途
同歸千聖印合無二致也遂寧張先生秉性清淑造
道精醇自其童時束髮受書有志正學已大異世之
爲科舉者遭時得位歷數中外閱歷多而聞見廣磨
厲久而識力堅投以艱鉅卓有成績朝野邊徼婦人
走卒無不知有先生第所知者功名之烜赫而不知
其夙夜小心游覽於今古把持於方寸卓乎若作室
之有棟行舟之有柁也先生之學以敬爲體以時爲
用澹泊寧靜以居身寛大和平以接物是故於名利

聲色如腐鼠穢物避之惟恐不遠於仁義道德如芻豢甘旨啖之惟恐不飫退食自公焚香閉閤尚友古人論定而劄記之積有卷帙命師校讐編次義例準諸近思錄而小有變通要以不悖乎道而已是故二帝三王外亦有取於漢唐宋明禹皐伊周外亦有取於子房孔明鄴侯稚圭希文周程張朱外亦有取於子雲文中子會齋陽明枝葉千條根柢一貫蓋先生審理甚嚴而論人甚寬不欲爲負絕不可攀躋之說以阻後學此則先覺引掖之苦心也噫二氣揉雜學者率其所性偏於一往以迂腐爲理學以功利爲經

濟以小廉曲謹爲有守以鹵莽決裂爲有爲揆厥病根由於不學是以見不明而守不定程子所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却一邊得是編而研悅之不啻舟行大海而獲指南也師末學小儒自先生撫浙時受提命迄今兩紀無所建立有辜造就顧猶安命固窮不敢奄媚逢時於先生之學或庶幾蠡測萬一云謹述而跋之卷尾

康熙丙申清和吉旦歸安受業門人陸師頓首謹跋

信陽子卓録補遺序

遂寧張夫子講道有年精研實踐匪如世之儒者徒能言之而已自其幼學所得洎夫歷宦途邇按廣覽凡有會心輒手疏而劄記之裒積成帙名曰卓録屬門人陸師芟繁舉要分類排纂釐爲八卷既又以筠奉教之日久出全藁命檢掛漏筠得受而卒業不啻入多寶林惟恐掇拾之有未遍也謹依類輯綴各如干條編爲補遺二卷庶幾乎暢厥旨歸焉竊思自古名臣碩儒邃理學者或歉於事功優經濟者或詘於節槩吾夫子以光明粹白

之資際昇平有道之會弱冠登　朝垂五十年踐陟台鼎歷試諸艱貞操一致惟以仰報　主知俯酬所學為兢兢可不謂明體達用躬行心得者歟是編雖吉光片羽學者撥厥原本可以上溯宗傳涉其緒餘亦足旁資多識從來學以言傳亦復言以人重日星川嶽斯文在茲爰不辭謭陋而贅筆云康熙丁酉長至日仁和受業門人吳筠謹識

信陽子卓録補遺目次

卷上

卷下

博物　計九條

信陽子卓錄補遺卷上

及門諸子較

道體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出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

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示人不是懸空立說
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
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有不
正矣
論性不論理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氣為
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而
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不備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
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

理之所存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距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或認心以為性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

以包四德而爲性之全體也然莫非自然而然不
假纖毫布置安排之力此其所以爲性命之理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
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邵子曰揚雄作元可謂見天地之心者註云易於復
言見天地之心冬至之卦復也起於中孚七日而
復應焉子雲太元始於中首可謂知其心矣
又曰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註云精神性命之本
原血氣精神之佐使血氣者喜怒愛敬之所生情
之所起也人端本則情復於性逐末則性敗於情

性陽類故為神情陰類故為鬼情靜性復陰消陽純學至於此死而不亡矣若肆情縱欲喪精失靈其死曰物豈惟鬼乎

趙玉峰因問鬼神之事余曰邵子云人之生也氣行於天死也形返於地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生而精氣清明則歿而為神若志為氣役則為鬼再下則為物矣

楊用修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

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張行成曰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氣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故不可論理而遺數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子三復之喟然曰性本善也其有不善者情耳譬淵渟澄澈者水之性也其下有不平則激而爲湍風行水上則盪而爲波水之有湍與波猶性之有情也

汞表中庸疏意云天地萬物皆從太虛中來同此性

同此道本無間隔位重主宰故言心育重化機故言氣然畢竟不可分也學問之極功說人道聖神之能事說天道初無待於外句甚好位育之功不是有造於天地萬物只是自復其本體豈有待於外哉嘉靖丁未會試程文不依註分配

又曰聖人位育工夫全在中和二字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政以布此中和刑以弼不中不和者究竟論之無為而成中庸之政不怒而威中庸之刑也

近思錄曰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乾者天之性情也功用之謂鬼不測之謂神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爲道心生於形氣之私爲人心二者雜然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於萬者也譬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以妍則妍應以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

豈有二乎哉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久而弗失是所謂一也是所謂中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湯潛菴先生云　御試題天有四府聖人有四府出邵子皇極經世書天有四府謂春夏秋冬聖人四府謂易象詩書春秋邵子以四經配四時如皇帝王霸鳥獸草木原未易解余亦就素所學者陳之耳張子謂春夏秋冬天之時也氣爲之行也易詩書春秋聖人之言也心之聲也聖人之心正則天

地之心亦正聖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天以
氣感人以心通其道一而已矣天人相與之際呼
吸可通一誠為之也邵子曰天以時授人聖人以
經法天其意甚當

王氏子充曰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
範五行合洛書則自漢孔安國劉向諸儒始其說
以為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
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
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

後世儒者莫辨其非孰知河圖洛書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在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奇二四六八十地數也皆

黑文而爲陰耦此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騐之於易無不合也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於義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巳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耦之義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耦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陰與耦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耦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

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

以爲治天下之大法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易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先儒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即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

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假他圖之數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不亦旣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有合於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憂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耦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

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敘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治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所以攸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

此彝倫所以攸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後言天錫禹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錫乎此其不可信者五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其

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刋之經豈有詭異神竒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燦然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

信者六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衷諸聖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非聖人言歟以聖言斷聖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圖授羲書錫禹者皆非也按此與前吳澄說不符以其有合啓蒙之意故並存之

致知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至於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求其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

又格之無日不格潛體積玩之久沉思靜揆之浃
已格者不敢以爲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爲難
而遂厭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
理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見一物各一理通之
極也則見千萬物爲一理朱子所謂表裏精粗無
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可得而識矣
邵子曰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
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
言意則魚兎也得魚兎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
蹄而求魚兎未見其得也

王陽明曰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欣喜和平而時生焉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禮樂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富家之父祖慮其庫藏產業之積其子孫或至於遺亡散失卒窮困而無以自全也而記之籍以貽之使世守其積而享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庫藏產業

之積存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何異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其庫藏產業之實積遺亡散失至於窶人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庫藏產業之積也

讀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曰窮理便可盡性至命只說得太快了窮理還要盡性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物之性纔可至於命原有次序愚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天而之人也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盡人以合天也

讀一句書須體察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存省

朱子曰爲仁之要固不出於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

胡居仁曰聖賢工夫莫切於敬程子云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者也

屠長卿曰水之受刃也刃過而水不傷水虛也聲之度垣也垣實而聲不得聲虛也日之照也玉階糞壤無擇也日公也雪之墜也裀褥溷廁無擇也雪公也人礙形骸則實執形骸則私必也舍形骸以養其公忘形骸以養其虛既公且虛大道來集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保此三鏡以防已過

修身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智也有別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

友之道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肅恭重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程子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已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若無者分定故也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故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仲達謂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亦是此意

與人言當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以世法治世以道法治身何謂以世法治世物應喜與之以喜物應怒與之以怒物應動與之以動物

應勢與之以勢物有順逆與之以順逆物有去來與之以去來是為以世法治世何謂以道法治身因物以喜我不喜因物以怒我不怒因物以動我不動因物以勢我不勢因物以順逆我無順逆因物以去來我無去來是為以道法治身不出世法而得道法即治世而得治身是故荃宰何妨軒冕不避

夫有陽德有陰德陽德公行仁義拯世澤物天下頌之史冊書之所為立為人榜樣者是也陰德若耳鳴己獨知之而人不聞潛行容積不求聲名不要

福利世人無從表揚讚誦而天心簡在書名上清此尤善之善者也貧賤之士布衣糲食雖有仁心澤不及物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人於物必有濟等而上之若爲監司則有利濟一方之權可以澤及一方若爲宰相則有利濟四海之權可以澤及四海若帝王有施仁布德之念天下之事惟吾所欲爲而誰爲阻捍者天下誦之史冊書之上帝亦愛敬之吾爲德而不爲惡澤物而不害人清夜之間返觀内省亦必有泰然而自得者矣

杭州府十學教官率新進生來謁余進而教之曰儒

者之道以窮理盡性爲全體以修已治人爲功用試觀天命之謂性一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儒者之分量也說大人則藐之此儒者之氣槩也居仁由義儒者之志節也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夫謂之曰儒何以亦有小人之分蓋誠僞之辨也故朱子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則無所不至矣自此義不明父兄未嘗以之教子弟師長未嘗以之訓及門讀書博科第干利祿此求富貴者也而美其名曰取功名古人之取

功名者固如是乎哉爾等進學之始莫先於立志志向正修之家而爲良士自獻之廷而爲良臣當思上不負於朝廷下有濟於蒼生斯不愧乎士矣

信陽子卓錄補遺卷下

及門諸子較

經世上　君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治不宜即廢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而不制於法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

也援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說苑載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同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

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毁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

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明穆宗好生戒殺東宮時常食驢腸而甘及即位左右請詔光禄寺常供上曰若爾則該寺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此與宋仁宗夜思燒羊恐

飢待旦不忍殺羊同一好生之心推之於仁民當與天地合徳矣

經世下　臣道

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之於高帝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陵勃任如蕭何不能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

人才之見於世或以道學或以詞章或以政事大約有此三等其間又各有淺深高下之異然皆所謂

才也以余所聞道學之名世多不喜而凡為學者名實亦未必皆副又或未免於驕吝此嫌謗之所以生也夫學以求道自是吾人分內事以之忌人固不可以之驕人烏乎可哉且形迹一分勢將無所不至程蘇之在元祐其事可鑒矣

鴻包云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曉然知吾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為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李昉為相有求善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

足收用必和顔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人
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
歸於上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一善詞此取怨
之道也文正用人恩歸於上其言可取
唐宰相朱敬則貶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
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此先正典型風世勵俗爲
朝廷培國體爲一家養元氣視今之官歸者盈載
席捲子弟鮮衣怒馬其賢不肖何如也
向敏中除右僕射眞宗謂翰學李昌武曰朕自即位
未嘗除僕射今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

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往見門無一人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欣慰公但曰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勤勞德業之盛禮遇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夫大臣一言動而人之觀瞻係之窺伺及之不可不愼也觀文簡可以爲法

楊愼曰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

矢直也程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斂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

蘇子瞻曰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智者則不然內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

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可以待其發而乘其隙故用力約而無後患君不怒而勢不偏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離從古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是故其交易閒而其黨易破也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閒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

天下事莫不有權衡而行兵更重黃帝肇丘井八正之制太公師丘井佐周行井田之法管子變而為內政寄軍令諸葛武侯師黃帝八正變而為八陣圖李靖倣八正變而為六花因時制宜隨機應變

法有定而意無窮太公諸人之所以勝也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通趙括之所以敗也

趙括之兵書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張横渠欲行井田胡致堂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當改若追求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處人亦太刻矣

聖人取人極寛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而

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氣象遠矣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怒亦見其自小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漢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敎民讀書法令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詞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襃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

龍溪則流而入於禪矣又問陽明攻朱子當是朱子亦有不是處余曰已未到朱子地位而輒攻其非不知量也竊怪今之講學者不務爲已之學好談朱陸異同分門立戶是何異同室操戈

博物

宋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趙承恩表其異及卒員半千郭山惲共謚爲孝友先生按天文志南齊白烏至謂王者德敬宗廟之瑞今丙寅夏河東出白烏其爲瑞無疑

類書江西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漢書鑿壁引光爲匡衡事囊螢照讀爲車武子事懸
樑刦睡爲孫敬事目五行俱下爲應世叔事
沈存中筆談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葢鏡窪
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容納人面
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
熊蔚懷燕集因談及岱記余謂語云安若泰山危如
累卵累卵者嶧山古名也其山積石玲瓏遠望若
傾曩在河東見酒罈巨身細頸小口始悟韓信木
罌而渡者臨晉甕細頸可以架木而渡若京師及

南方之鐔豈可渡哉噫格物而不身歷其境皆臆說也

唐中書令蕭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明皇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今姻婭稱親家本此古則男女通稱今男曰親家女曰親母不知何謂也

宋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赤痕南公以指搯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刻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者水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漢初言易者三家丁寬受易於田何京房受易於焦延壽王弼繼費直而有作其後孔穎達正義獨取王弼陸德明釋文獨取京房意者所見有不同矣宋之時邵子精先天易而失其傳二程受易於濂溪而作傳朱子因之而作本義焉李舜臣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而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斯言可爲得易之原矣朱子每爲學者言之其作本義大約有見於此云

伏生受尚書鼂錯傳之歐陽氏及大小夏侯又傳之厥後治書者不一家至宋王安石失之鑿蘇軾

失之略呂祖謙失之巧林之奇失之煩惟蔡沈獨得皇極數故二典三謨朱子皆有集註未成編沈因而終之卜子夏授詩於魯申培申培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大毛公以及小毛公則是二毛之說皆本於子夏者也申培之爲詩也韋賢繼之轅固之爲詩也匡衡繼之韓嬰之後則有王吉毛公之後則有康成而考亭之註經再見於詩其間依於毛傳者居多而與序又多不合是又有所未及解者矣春秋三傳董仲舒胡母生瑕丘江生之徒言人人殊

或謂丘明爲仲尼素臣公羊亦云黜周王魯穀梁亦無明文要之惟左氏之言可信公羊穀梁之無取者多矣國語爲左氏外傳韋昭亦言之而其文又不類胡安國作春秋傳頗能明聖人之大義三傳之失亦能正之戴禮之詞可疑者多矣月令呂不韋之所作也緇衣公孫尼子之所作也其餘王制明堂位諸篇皆出自漢儒無所取徵者也陳澔之集說亦見及此而劉向之註周禮后蒼之明儀禮皆不及詳矣蓋經術所以經世務甚無取乎尋章摘句而已讀詩者當思所以言讀禮者當思所

以立讀易者當思所以寡過讀書與春秋者當思所以尚友體之於身會之於心實有得焉而後無負於聖人垂世立教之意

嘗考古人應變之妙者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以公子為隸也舍而出之魏伐趙克邯鄲齊謀救趙孫子曰不如伐魏魏必釋趙自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齊從之魏釋趙而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中射之士食之荆王怒命殺中射之士士曰客獻不死之藥殺臣臣必不死

臣食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官他亡西周
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東周大喜西周人馮睢使
人操金與書間遺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
成亟亡歸久且泄又陰使人告西周候吏曰今夕
有奸人當入候吏得操金與書者以貽東周君東
周君立殺他項羽射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
指韓信定齊請爲假王鎮之漢王大怒陳平張良
躡漢王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不如
因而立之使自爲守王悟遂立信爲齊王漢將沙
中偶語張良請平生所憎怨者急先封雍齒人情

遂安文聘為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壞人民散在田野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赴舍中不起權疑不敢攻而去馬超韓遂攻曹操操與兩軍相見與韓遂交馬語移時故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撫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者超愈疑遂軍貳而敗晉明帝自探王敦軍為敦騎所追以七寶鞭與媼追騎得而傳玩馬遺矢即取水沃之追騎既緩見馬矢冷以為去遠遂還王敦餞溫嶠行酒至錢鳳鳳未及飲嶠

陽醉以手板擊鳳幘墮地曰錢鳳何人温太眞行
酒而敢不飲旣別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庾亮
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
爾相讒遂不疑王敦與錢鳳密謀義之在帳中知
必不免乃佯醉嘔吐狼藉敦鳳語畢始覺大驚曰
不得不除之及見狼藉困臥遂免東魏兵追及宇
文泰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鞭泰背罵曰
龍鍾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
人遂舍之西魏文帝時柳慶爲雍州別駕有盜劫
胡家按察郡邑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

賊烏合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更懸先首免罪之牒居二日果有先首者因盡獲黨與唐淄青節度李正已畏德宗威斷表獻錢三萬緡以觀朝廷意帝知其詐未能荅宰相崔祐甫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是陛下恩沾將士若不用命徒自歛怨不以朝廷爲怨帝曰善正已慙服顏眞卿守平原時祿山破東都殺大臣李憕盧奕蔣清使賊將段子光傳三人首徇河

北眞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乃哭之張巡守睢陽賊將尹子奇圍城巡欲射子奇不識其人因剡蒿爲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南霽雲一發中左目城中矢盡乃縛藁爲人縋城賊笑不爲備遂斫其營大敗之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曰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曹武穆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公叱之曰吾故遣

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盡殺叛者張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軍士大閱公始出衆擁馬嵩呼萬歲者三公徐下馬東北向叩首亦呼萬歲者三衆氣沮遂不敢譁文潞公知益州方夜燕士卒拆馬廄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徐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士卒無以爲變趙葵父方爲荊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薄軍士爲變葵亟出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遂定凡此事變猝乘機權急應書所不載法所難傳非可以先圖豫設者也

跋

自濂洛諸公出倡明義理之學而聖人之道益明後此名儒接踵而生魏華甫真西山皆以經濟實用致位政府王文成以武功顯薛文清以清節著此皆國家大臣抱道濟時著書傳世舉生平得力之處筆之簡牘可法可守非儒生紙上空談比也大冢宰遂寧張先生弱冠登 朝周歷中外五十餘載所涖皆康濟民生裨益 朝政峻節莊凝不可私干薄海内外信之服之以爲雖古大臣風烈不能過此其所著卓錄一書碩識弘議内之析性

義之精微外之得濟時之實效歷代大儒之言尤其卓然者始登采錄所謂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己出者也伏而誦之身心肅然堪與朱子語類東萊博議文成傳習錄並垂千古非牖下小儒所能望見也 昭治居近鄭公之鄉分在弟子之列得讀先生之著述今卓錄補遺成又得校對授梓自媿不文乃薰沐而敬識其後

康熙庚子竹秋吉旦同里後學李昭治頓首謹跋